



紹述先生文集

三

和
1495
3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第
號
卷
此書不外帶出



和
1495
3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五

男善韶 校

物之所以相遇者豈偶然耶或有隱於古而顯於今者
美或有隱於彼而顯於此者矣其雖有所以相遇之理
然不為之盡心勞思以求焉則亦不能得之矣
在昔歐陽子好古物嘗稱物多聚於所好而至得湯
盤孔鼎桓碑彝器一千卷若雖有古器異物然非歐

陽子之求之如是太甚焉則亦未得之矣頃者小川
省宇先生獲一奇石於多田氏以其堪書鎮之材遂
以為文房一友自位記且遍請諸文士之詩銘求歌
客之風詠日置于机席之間而珍玩之予聞先生之
獲奇石往而觀之予視之其狀方而無稜上起小方
鈕足堪以把持焉其質光澤潤滑紫且黑皺文委蛇
恰如漣漪風起焉嗚呼其形質不煩瑣琢不假椎鑿
一一全其自然非造化者之所甄陶何能如此問其
所產豫州之產也問其所來已有年矣嗚呼是石也
產於南豫之遠陬而為風浪所漂泊轉移遂為好事

者見獲不騫不崩卒入于先生之手其將有跋乎然
非先生愛竒好異之深也無得是石是石亦無遇先
生長為俗士所賤或與瓦礫為儔豈非向所謂雖有
所以相遇之理然不為之盡心勞思以求焉則亦不
能得乎先生亦以記見屬於予聊記石之形狀與所
以獲石之由以贈之且賦一律以贊之不堪狐裘羔
衽之愧

豫陽產異石 殊狀最堪憐 長在文房裡

不離淨几邊 起臺方鈕秀 搖浪細紋鮮

曷待煩瑣琢 天工見自然

清風軒記

戊辰之春從家翁遊于南京一日過野田邑訪西庄
 氏宅叙寒暄畢主人引之後亭而宴焉茅簷竹檻四
 顧曠爽疊巒峙乎其東翠巘鬱乎其南前有池島竹
 葦交影而蒼然矣後有圃畦花卉爭妍而絢爛矣夏
 可以沐乎南薰之習習冬可以曠乎雪嶽之皓皓朝
 焉而喫茗乎此夕焉而咏月乎此蓋主人燕息之亭
 也既而主人乞家翁以亭名主人素有陸羽之癖且
 亭高明軒豁方盛夏烈日之時可以引清風而避隆
 暑焉因玉川子之言以清風命之又見屬子以其記

予以不文辭之而不獲為記其景與其所以名之
 由以塞其請云時貞享五年也

遊菖蒲谷記

仲秋之初與一二同侶臺笠芒履錢殘暑於西郊出
 洛二里許西北至三寶寺僧房數椽構居巖腹兩山
 對峙乎前葱鬱鬱幽澗茂林左右環護峯峦之勝
 盡乎四曠遊焉息焉酒茶既畢自山後攀蘿緹葛巔
 巔而下九迴迂縈榛莽梗塞路峻坂仄行厨難致僮
 僕倦厭自是沿溪而行野步跋涉又至一山羊腸一
 里許行至山椒怪松數株隱隱凝黛秀乎山巔俗稱

登天松傳云昔有異僧得道自此昇天前則羣巒迴
拱如金如辰或踞或卧濃綠淡青千景萬態殊狀詭
形不可醜縷名狀恰如蟬殼螺甲出沒乎滄渺之間
或如壯波怒渦盪摩乎大洋之中浮雲變隼乎其
上啼鳥睨眈乎其間後則台嶽峙乎良位金關鐵城之
壯麗市廛闐闐之富庶目下可指其間有一澗碧波
清淺可浴可漱可以濯纓是乃菖蒲谷之絕勝也自
是跨嶺穿谿幽尋清討則愛宕山蹊道樾茶店其縱
橫縈迴之狀宛如畫圖盡在乎眉睫間矣原發生有
詩曰盤回九折勢崿行過羊腸又犬牙千尺斷巖

足酸澁萬尋空谷眼昏花松杉蕭鬱會風列雲霧冥
濛濛日遮矯首青天低首嶺地雄勝景客忘家予和
之云步履攀緣登峻嶺叅雲老樹勢槎牙遊人探邃
穿芳艸啼鳥喜晴啣野花層磴九迴路縈轉亂山千
點綠圍遮清幽隨處鏡吟興忍更無詩便返家自是
下嶺將至仙翁寺寺廢村
冒其跡山童少草木徑側谷坳
起難進擇地可以投步山盡而披榛茅循野徑訪僊
井之舊蹤井在林莽草樹之中菰蒲交茂遂至嵯峨
少息乎僧房脯食茶果頽然就醉而後至大堰川憩
乎度月橋上有詩臨川寺外一泓流度月橋邊數點

舟水遠山高，描不盡時。看白鷺下汀洲，川發源丹州。洪流浸天，嵐山屹峙。嶽嶽崔嵬，僧舍倚半腹。粉牆雕甍，透見林鏤。翠松枯檜，臨崖垂枝。勢如岡阜，時日已曛。黑晚眺冥冥原，發又有詩：天晚景殊好，境偏心自閑。雲迴白雲嶺，嵐深翠嵐山。秋水咽奇石，虛舟泛曲灣。瀟湘兼巫峽，易地恐慙顏。予亦和之云：徒倚唵橋畔，無人暮景閑。瘦青林外嶺，凝翠雨餘山。薄靄籠蕭寺，晚烟浮蓼灣。何時復來此，盡日對孱顏。乃促歸到廣澤，穿鳴龍兩山之間，燃炬而進。歸家則既過二更矣。既歸，因想一日之勝，槩詭異，便覺心胸開朗，志氣

遠揚。柳子所謂吾嚮之未嘗遊，遊於是乎始者，吾於今日得之時。元祿二年八月四日，既歸家，記之以啟後之好遊者云。

曲肱軒記

世教之偷也，禮廢道漓，而上焉者偷安，乎膏粱紈袴之間，而下士為耻，下焉者馳逐乎干求請謁之途，而奉承為務。故上益倨，下益諛，唯位資崇，庫之為問，而不復知尊其天爵。美於是乎賢者，趣材者荒，而上下之交，不復媾焉。其舍己，稽衆，不耻下問，剔陋，薄舊，能超脫乎時曹之間，域者之希有於上下，不亦宜耶！日

野藤尚書公以奕葉之勳家也而日致羣儒衽席縹緗鼓吹鉛槧講討研覃之為業且從善不怙寸善必錄雖膚學如予者每其偶有一得之慮么麼之益未嘗不好之且賞之也予謂藤公於是乎有大過於人者矣而仰其宇則揭以曲肱二字予怪以為顏子處亂世而不得志於時簞食陋巷獨淑其身曲肱之樂固其所也豈公侯之所樂也哉今藤公家弁纓門紳綬而乃以此扁焉烏得無意夫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君子誠身之樂至於斯焉則陋巷也厦屋也奚異今瞻厥庭竹栢遠檻魚蝦棲沼雨砌風階卉被藪

剝蓬蓬焉茸茸焉一天趣大非巍榭隆樓宮堯輩赫者之比其必懲乎當今鉅室之鬪華遺真乃以此自茲韋也不知予言之果副其意與否然而其別陋湔奮超脫乎時曹之間域者之見諸行與事者其既如斯也則烏知予言之必稱其意而不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哉曰叙其言請為之記又為頌曰美哉敬為美哉豁焉詩於斯歌於斯聚群英於斯者其必曲肱之軒也

文會堂記

吾東之有學也尚矣古者文華隆乎上而下不知學

至後世道術闡乎下而上不崇道今也道明上下而
自列侯群牧至閭閻鄙俚之賤知學之不可不為而
堯舜孔孟之必可師也嗚呼盛矣哉太平之化於斯
為美今林九成之以文會扁其楹也人固非頭事亦
弗著然其所為出乎為學則文化之下及可推而知
是予之所以記文會之堂弗敢拒其請也若夫事顯
人著而闕世教之隆污則有司存林蓋業讀書且好
學因告曰凡世之賤市道者何也以其一乎利也然
自利而言之則豈但市道為賤哉頭會箕賦膠民蠹
國媚主希旨為持祿保身之計者公卿而市者也炙

手俸門拾藩權途術能飭辭為出身求進之術者士
大夫而市者也世之人唯賤其名之市井而不知責
其心之市井噫學堯舜之道與殖卓程之產清濁固
異而察其心之市井與否則彼世之抗顏專席為人
所稱道者不及茲高宋清之徒遠矣汝其辨心迹之
如何勿徒其名于外也若夫文會之義聖語炳焉無
缺乎予之繁述故今不詳其義而且嘉其志以為之
記元祿辛未端午

勅賜廣濟院號記

術有古今之變而濟人為要人有窮達之殊而善後

為至今夫術之切於濟人者莫鑿為甚而名於其術者自史扁至李朱可數也後之醫工苟能療民瘼救夭枉則亦足以與古之名醫並駕而齊馳也然而其濟人之功非世其業者則精診審劑亦不可必其能也故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取其世家也今之世其業者其父其祖雖業精施廣而足以名專門然及于其後也玩愒壞墮寥落聞者不為不多可憫哉予所識東安岡部玄謙家世精醫其先人法印益安師事故迪院法印玄治祖述軒岐辨明素難尤精本草運氣之學且至桐錄雷論張劉李朱諸家方書莫不

造其玄微窺其梗槩焉術愈精學愈博遂升天聰擢御醫歷事後水尾帝及東福皇后及後西院帝今太上皇帝進藥屢驗眷注優渥自列侯牧守諸達官貴人下至市井草萊之賤凡遇有疾莫不延之以仰其治及門受業者最夥至於戶庭無所容屢晚年為本院侍醫恩遇彌篤歲賜尚方御藥晉階法印元祿庚午正月十六日勅賜號廣濟院蓋取諸夫子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之語也未幾而歿玄謙亦克兼箕裘術業精請拜謁今上皇帝太上皇帝及本院累階法印仍稱廣濟賜號屬者光

祿大夫風早藤公實種為書廣濟院三大字賜焉玄
 謙不堪其喜屬予求記其先人之偉蹟兼叙賜號之
 辱予以為益安之術較諸古之名壘其隨時制宜隨
 機應變固有古今之異而其瘡痍起痼之功則不可
 謂不廣也宜其 帝命褒獎錫以盛號也夫普濟之
 功雖得之于其身然不能傳諸其後則少悠久之功
 天賚之寵雖被之于其家然不克貽諸其孫則孤
 簡在之衷今玄謙兼三世之傳續專門之業克繩其
 武以覃其身且懼墜先業將託文以傳之於後其意
 誠厚不可以不記於是乎書

元祿八年乙亥冬
十二月望日

遊鷹嶺記

今茲上巳後二日古峯主人折簡訂來日鷹嶺之約
 時天色晦靄難期遠遊報以將就近地及明雨霽天
 朗韶景明媚家君籃輿而往予及主人躡後而行將
 借轎而進山村僻陋時無可催透遞婉轉乎陂陀峴
 巖之間不覺到石門時白櫻噴雪躑躅奪霞一年好
 景適集此日且將拉諸友皆有疾病事故而不至予
 父子及主人耳山如大古日似長年正為今日設既
 而主人請記茲遊予謂蘭亭之會非不雅也然胡錫
 壓境四郊多壘非可樂之時也銑溪之宴非不盛也

然蠲薪飴金窮奢極欲非可效之事也今此時也此日也此會也此地也不特使吾侪日追慕之不已焉而將使後之聞之者歎羨竦動乎數十百年之後者其必在乎此以主人懇請之不可辭與此興之不可不記也為記其歲月云又歌云

見詩草元
祿丁丑之歲

書庫記

雅俗之不兩立也尚矣若夫岩之周澗之左雪駁而冰裂於焉乎簞者厲者樵者漁者皆可乎詩而可乎畫何其雅耶而凍飢馱瘵事之不便莫甚焉而躬之有不堪其困者矣據大倉而攤簿籍列等秤而運斗

斛也物之不雅亦莫甚焉而贍貧賑乏於是乎資延賓請客於是乎給然則凡物之美觀者皆虛而不足觀者皆實乎予堂前方十弓許矮垣繚而閨竇啟茂樹轟列古卉矛植薜剝而卉被瓦屋不葺竹欄孰整儼然遺世之居也何其雅耶偶北鄰有廢倉貨之也而移焉則向之花卉樹竹皆斧而薪焉景致索然矣於是乎雅還為俗矣蓋不然也予也垂白之親在堂孔懷之稚在庭而故書蠹簡旁午焉若夫祝融之煽虐也欲移而無備其拾藩也耶繻有衣柳倉而備及火燔也墳典腹乎魯壁而脫乎祖龍之逆鱗所謂俗

者不將轉為雅乎雅俗無常形而在其寔已耳東涯野人解客之嘲而遂書粘之于壁上元祿己卯三月也

丁字枕記

有自東武歸者携一小枕來其製用二小薄板一有筍一有漕用之則將筍植漕一縱一橫形如丁字收則二版相疊合而可袖山館水榭憩息之次每苦無枕時歆焉則吾廬斯在曲肱云乎哉清流云乎哉家君命曰獨脚枕銘云離合便用植而不墊一低一昂悠悠厭厭冬嶺翁亦做其製銘云蛭已多了夔亦不

僵清風牕下優入義皇家君又更號丁字枕銘云合併二版用成丁字燾而石弓貸我一睡元祿十三年

庚辰之秋

積翠園記

凡丘岳林臯之觀多不在通都大邑而必在窮壤與區故非役輿馬齎餼糧曠時日涉難險則不可到不唯求之於千百里之外者為然皇都環州皆山也東之山明媚而宜於春西之山蕭森而宜於秋皆可陟而遊焉然欲究其幽邃則或榛荆無路休歇無店所得不償所勞者多矣華頂之山直城東而稍南前

瞰京邑左帶大路雲烟之奇草木之蔚探春者必到
焉其趾妙法院宮在焉泉石園池之勝甲於當時
予髫時已聞宗恕友佺等諸父執時時陪遊詩賦詠
歌以誇其清美耳已熟矣是歲初從緒方維文陪勝
遊過宣風坊自廣福寺後而入周回若干繚以甃墻
上廳事厯客位入于內寢右有花園數畦植木芍藥
多奇品榜曰花塢夕陽遲宗恕筆前有土山一座自
堂而望之與東山遠近相疊如一不辨其為園亭中
物左折數十武穿奇花美竹之間厯小門到生白堂
可以望東山初月左有大池曰積翠其大可舟行其

撩亂鳧鴈時集有島橋而通焉岸池而有亭曰積翠
因池而名也傍有蒼松數十株中有倚松菴濱池而
行數百步有小亭前多菡萏有榜曰君子榭漢人古
扁筆勢勁蒼可觀自是而西厯丘陂陀高低殆如一
山村其最高處有小亭面北可以遠望廣福金刹崢
嶸乎前京邑闐闐西北諸山歷歷在目扁曰嗟乎亭
歎其奇絕也總而名之曰積翠園所謂蓮芰菰蒲有
江湖之想椅桐檜栢有山林之趣者殆為此園設也
且距城不遠故無所勞而所得良多 大王命僕作
記因謂金僊氏之道空諸有雖服御飲膳之類凡人

生養之具，幻妄之厭，離之尚，恐有懸戀之念，而其宮室雖廢興不一，而或傳千數百年，而不泯。今此園已數百年，而不改，泉石之趣，亭館之設，比昔而加，則可知。却後又歷數百年，而不滅也。世之王臣公卿，園囿邸館，欲傳之永世，今百年者，希况數百年乎。近而相接者，源丞相之河陽館，平內府之小松莊，鞠為烟草沙礫之場，莽不可辨，豈興替之有數耶。將守之之非其道，耶。吾不知其如何也。因叙其所歷，為記奉之。

正時

德甲午歲夏四月日奉教拜撰

里村紹巴所藏葫蘆墜記

葫蘆墜子一枚，本臨江齋法眼紹巴之所藏。傳轉易三數主，而今歸芸庵原子之手。原子從予先人遊廬扁之術，盛行于時。以先人母氏紹巴之女孫，嘗請記其由。先人老來，疎懶不果構詞，而終頃責予。終其託予嘗觀其狀，形模奇異，最可秘玩。相傳稱曰：有明蓋所和歌之語，假用其無倫之義也。因記之曰：紹巴以善連歌，鳴于時。當日有精技者七人，稱七妙。巴居其一。焉到今人尚景慕而不已。嗚呼！此一葫蘆子耳，嘗為前時勝流所愛好，事者尚稱賞之。終歸于芸菴子之手。葫蘆其知所託哉！人其亦可不知自重乎。因記。

其由以還之云 正德甲午之歲

泥蓮居記

泥蓮居者豐州香上人退隱之室也嘗寄書來請家君記筆研荒廢荏苒未果書問沓臻促予代作曰謂泥蓮之語出于淨名之書淨名之說吾不知其何謂也然吾儒之先正亦取其出淤泥而不染請誦所聞以質焉夫蓮之為物不在于溪澗激湍之間而植于沼沚池澤之中不託于巖根石罅之清而根于汙土臭泥之濁則似非專於清焉而君子取之者以其處汙而不汙也曷嘗觀諸人乎凡巍榭隆樓之美至窮

欄專室之湫非皆伯夷之所築也則汙而見之固臭泥其居也割鮮擊肥黍稷之馨而酒醪之醇亦非皆伊尹之調而太公之獲也則亦臭泥其食也推而至服御之接乎身應酬之交乎心其所來之義與不義亦未可知得知也則亦孰非臭泥也然聖賢之應世也既混處乎控控蚩蚩之間而不為己甚之行不惡而巖不可磨涅蓮之所性豈不有似焉乎若夫鄙夫之响响起起於利門名路而不肯挺者此為臭泥所汚蒙其不潔也至於遺世長往之士高踏遠引入山唯恐其不深者此嫌根乎汙泥而欲寄巖根石罅也然

非與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非則其操則為能充其類乎嗚呼使人於二者之間各有所專則道之為道固亦易行既不息交絕游與鳥獸同群而一介之微不苟取予此大中至正之道所以為難也夫子嘗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其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意蓋可見矣淨名之說吾不知其何謂也然道之為道如斯而已矣請以此為記 元祿壬午六月既望

筆策龍聽丸記

國家之於漢土也風尚不同禮俗亦異漢土之風常好變革故禮樂兵刑輿地官秩之制雖隨時改脩能

稽其弊而古法舊儀多不復傳國家之俗經久能守故雖典章儀物能存其舊而曰循之久難於更張此其所以相得失也夫樂之來也久矣自雲門咸池以來為韶為護為夏為武秦漢以降不知其幾變而至唐貞觀中損益前代始備萃夷樂為十部伎昔吾國先王之盛使舶往來傳其聲容隸在樂府以時奏御雖其詞不傳而其音響節族之微綴兆舒疾之序歷數百年而莫之違也若今所傳三臺破陣蕪合禪脫是也而考漢土之樂自宋已還代變新聲不唯韶護咸英之不可得而聞而唐之部伎亦不復傳 東

啟准三宮一品大王素好雅樂今茲在都屢延播紳
名時名工奏其聲伎屬者通玄聖安皇女命伶官
狷宿祿近純新製算策一管以贈之于王近純截
嘗所藏漢產銀竹以製之形雅音亮王甚秘愛
太上皇勅賜名龍聽丸取白居易詩猿聲不喘魚龍
聽句也丸者本邦呼物之稱猶漢人語曰子曰兒也
王大悅予侍席之次蒙賜拜觀且命之記予恐懼辭
謝而不得夫游魚感瑟六馬仰絃至和之音其妙動
物王之奏之也其致蛟龍之聽固不虛其名因謂
今先王之遺法守而不失其所損益固有其本豈漢

土之俗屢務紛更古制蕩廢之比乎哉予因觀此器
感古樂之能傳謹為之記云 寶永四年丁亥冬十一
月十八日

德山畫舫記

古者君子之居身也其耳目之所接心意之所注不
唯其對簡編親聖賢之可以養德而至於宮室園囿
之奉服玩器皿之御莫不各因其用以寓取義之戒
矣蓋視以為規則正而易忽習以為常則安而有養
寓規戒于燕安之地收聖功于逸務之場盤盂器杖
各有銘戒古人良有深意焉寶永戊子之春德山毛
利侯東觀之次予謁大坂引予周觀畫舫材備而用

宏彩楹繡帷華而不侈榜曰住吉常置之大坂侯觀宗之時乘馬棹歌以入港仍命予記之侯平日好文講學於園亭之勝林泉之趣每必託之于詞而亦必於一觴求題者其意豈徒乎哉今夫舟之為物也材偉則能牢而不折用宏則能容而有餘可以載衆物而安可以衝風濤而順可以通往來而便不然者反是侯其自取其義身之也是為記時寶永五年戊子秋七月日

大觀亭記

昔者吾先王之盛也君臣一體上下相安治簡俗淳徭輕賦薄其為官者亦優游暇豫詠歌賦頌蔭花以涉日簿書期會之務不至於煩藹然有商周之遺風及其下衰也弊焉而為頽靡極焉而為干戈仕者奉法畏罪決性命于芑苴竿牘之間先王之遺風不可復見矣今也干戈息矣頽靡振矣然山水之區盡乎神廟佛宇園囿之設歸于般樂怠敖想望淳古之治者猶有所恨矣昔者吾先君子嘗諷誦遺音以託感慨者予耳熟矣距阿之治東南十里許其邑宰位田氏之墅在焉其地辰山帶海前有泱泱之流可橋而入焉後有迤迤之阜可茵而眺焉有亭構于中可坐

而歌焉可賦而飲焉登焉則凡山之秀而翠野之平
而綠雲煙之飛揚而變滅漁舟賈楫之往來上下乎
澹島紀路之間者皆隱隱出沒乎几席軒楹之間名
之曰大觀亭位田氏及菴民之暇拉其同案隨其親
眷來於是休於是可以抒滯思焉可以豁隱憂焉此
吾先君子之所欲見而未得而將挽淳古之風于今
日者也位田氏名春式世官其國素慕先君子之道
屬者圖來徵記故誦其所嘗聞者而為之記云嘗寶
永丁亥之歲

野中清水釀酒記

昔者王猷之盛允任國者三歲考績黜陟幽明歷七
考而入為叅議其叅佐僚屬亦皆遷轉故當時播紳
之士東遷西徙多歷郡縣所至必述悲歌感慨之情
形諸賦詠其土之風俗氣候山水之趣物產之品賴
以可識而傳至于今允經其品題者今謂之名所好
古者稽焉野中清水此其一也播之印南郡界有小
池東距明石郡城以今里計二里而遠其南半里許
而山陽往來之途在焉其池南北五步許東西倍而
稍濶其水清徹紺寒冬夏不涸可以釀酒今屬明石
城主左兵衛佐源侯之管内相傳所去野中清水者

乃是也。明石治下酒匠有櫻井氏者，以善釀名，侯為給其地，汲池醞製，冬間將釀，必遣吏人掃除，又以持明院基時，卿播紳之望也，請其歌章，以示後世，其好古也篤矣。向者介醫人宗函記其事，荏苒未果，督益迫，因謂今方內久安，四隣無虞，不唯春誦夏絃之慕古，而一器物之製，一泉石之趣，嘗經古名流之賞者，每必咨嗟低徊，以相夸非，徒可卜世之承平，亦可以見厚道之尚存矣。其事雖細，君子樂言之，是為野中清水釀酒記。正德二年壬辰二月。

遊和歌浦記

寶永己丑之歲，予將遊南紀，曰：州人小貫致道之道，拉一二友生舍弟等，八月六日黎明到，伏見買舟下淀川，迫暮到大坂埠頭，解裝宿天滿野村直道之家。馬七日朝食甫畢，詣住吉社，社久荒圯，去年尼崎青山侯奉公命修葺，輪奐之美，今復舊觀，自是歷大和橋，取道泉州堺浦，觀妙國寺鐵蕉，高丈餘，分十餘幹，老怪可玩，真奇物也。大和川本過大坂城東偏而入海，寶永元年廢舊河，命諸鎮兵自河州鑿新河，九里八町，歷堺津而入海，有橋而通焉。歷今在高志助松大津忠岡石上春木等邑，過岸和田城到貝塚而

宿馬信太森在春木東一里許八日發貝塚而到近
木莊近木又作近義土人業造木櫛過瓦屋到見出
川道側有池土人稱野野池或云推古天皇所鑿
珍努池是也過佐野川田出佐野市場而詣蟻通明
神社渡檜井川而到檜井昔元和初大坂之役紀守
淺野但馬侯家人上田某出師捍敵大野主馬偏將
塙團右衛門淡輪六郎兵衛接戰而死今道側有二
士墓自堺津到此間九五六里許行沿海平田之間
極目皆木綿時久亢旱枯槁龍骨家家爭灌左望葛
城金剛諸山逶迤南走右望淡路島山隱隱乎海波

浩渺之中與攝播諸山隔海相向賈舟漁檝往來容
與乎其間遂休于信達莊往鳥取鄉下出村邑豪石
橋直之素知書嘗識先人約若南遊必相過從也遂
迂途而訪見其二子懇留以日昃而辭過山中到紀
州山口此間三里許宛轉乎崇峯複嶺之間傍山有
澗沿澗而道澗底奇石怪巖瑰詭可愕間有長松山
田布置映帶乎其間一丘一壑亦是屏障間物有懸
崖稱琵琶崖皆奇景也有紀泉二州界橋坡盡而陸
忽得平田行一里許而到紀川航而絕焉遂投暮宿
小貫生之宅焉九日周觀府城樓堞崇麗民物富庶

南海之一都會也自府城西南行二里許而有東海
有小島倚巖上有亭子可以觀海榜曰妹背山遂詣
玉津島祠而觀和歌浦浦周廻十餘里西面稍南長
岡連阜左右環擁地島澳島峙于南姥島雜賀崎突
乎北一碧萬頃片帆如梭風水相遇銀濤噴雪勢如
萬馬蹴浪海南壯觀極於此矣近村有亭生齋酒肴
而供客既而共步退灘地浪花趁人珍貝魚螺螺山
之類最多旋採而懷之遂上菅神祠拜東照宮而
歸翼日過故人荒川秀宅時從紀侯在江戶而不面
復自小貫生宅前小港放舫而到布曳海淺沙舟膠

以手掬泥必得二三蜆子遂羹而食之小河豚上釣
者多亦不中食既而輕陰雷作有舟而呼者乃下出
夫人遣人馳東約翼日必來宿也行一里許棄舟而
上有山山上有寺曰紀三井辰山面海磴道五層歷
二百餘級峻如鉞立上有堂塔僧坊此間接和歌濱
海之地多有鹵田堆沙作塹疊石煮鹽及暮和微雨
而歸矣其明遂出州郭門右望日前宮根來寺而沿
紀川復路而歸又赴下出丈人之約供具甚款邑士
三宅氏嘗以善射隸于紀府軍籍告歸在邑稍知書
前日以予之到來面是日亦來手鳥銃共沿尾崎海

濱打海鳥鳩鴉等物四莖四中應丸而斃遂病丈人
 之家十三日宿貝塚十四日又到堺津觀夷島島長
 五六町寬文四年海溢沙擁為洲遂築為島今為商
 船安泊處人戶稍廢是夜還于大阪過中江一貫寓
 居學生數輩來面遂宿北山李庵家十四日訪德山
 毛利侯邸官中島氏遂赴築山泰安之約及晚到天
 滿過野村氏家天神橋下登舟乘月而泝及伏見而
 曙矣此行也纔浹旬之頃而紀泉之勝槩粗得領略
 里裡自枚方而下以五十町或六十町為一里自大
 坂到和歌十六里而遠相從者朝倉景暉岡田道高

及弟長衡也縱遊連日或輿或步齋南海之珍貝文
 石和歌之葦泉州之薦而歸云

寶永六年己
 丑八月十九日

十州研記

昔者隋蘇威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必具文中
 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方今
 承平百年世趨雅都而人稍知珍古凡器什書畫之
 藏至於丹漆陶冶之製多歷年紀者苟經好事之一
 顧百金購之而不惜然豪富家之置之秘愛寶惜亦
 唯貨視之其不為白圭之資者幾希矣所以雖清雅
 奇古之物不通俗且者往往擯棄不錄是今日之弊

而雖山林遺世之士亦不免焉荷亭主人董席白雲
 大善夙有好古之癖平居文籍詩歌以自娛其所取
 不在世之所貴而最好古研屬者聚諸州所產名研
 十枚層盒而貯之名曰十州研有方者有圓者有楮
 者其中亦有極古者矣徵記于予嗚呼十州之境相
 距幾千里不知其成之之幾人而傳之之幾年而且
 非翼而飛足而走乃珠聯璧合輝映乎一堂之中非
 好之之篤且久豈能然乎蓋研者文房之重器而其
 所聚之奇且夥吾知其不為今之好古者而為古之
 好古者也於是乎書

正德二年壬辰八月

- 一 土州烏石 產于海中候潮退而採之研品為
 - 一 諸州之最
 - 一 長州青石 出志間關土有研工琢造而貨于
 - 一 四方亦有紫者
 - 一 佐州烏石 出高田與土石相伯仲
 - 一 江州烏石 出高島郡界
 - 一 若州紫石 紫滑而端欽
 - 一 紀州烏石 出那智瀑布潭中
 - 一 奧州烏石 出雄勝海濱多有蚌殼粘著亦雅
 - 一 最難得
 - 一 城州烏石 愛宕山月輪所產京師所用硯材
 - 一 多資于此元戴良九靈山房集所載僧闡使日
 - 一 本所得清瀧研者即是也
 - 一 丹州烏石 出山家鎮管内石王寺地有眼有
 - 一 銀線
 - 一 上野州豆斑石 出沼田斑文類瑪瑙
- 右十研形模各異新舊不同那智研額刻隻
 鷺臨硯池亦可玩也

先醫祠堂記

人之情不通則必壅猶衆水之萃於澤也不有以決之則必崩壞四出不決不已聖人有以知其然因民之所欲而疏導之通理之使不至有決溢之患焉故禮之起也必始乎下而成乎上非故役其心思知力為之繁文縟節而強生民也夫人有欲則求之于人于人不_レ得則必于鬼此人之情也聖人預為之_レ所而又必示其當求者使人不惑于所_レ從皆莫非因其素所有而導之也於是乎疾則行禱焉無子則弗焉報本則祭焉水旱虫疫皆有其所昔吾先王之馭國也

祭祀有式裡享有官不唯奉其先宗廟社稷而釋奠之禮亦取之于唐氏而先醫之祀闕焉於是醫而欲報其先者茫乎無所之情之壞也皆散而歸于醫王善逝儒者徒以非其鬼而斥之不知不為之區處則必不能不歸于此焉兩森良意氏世醫也家藏炎帝氏雕像漢工所刻也將控于官宇而奉之且就城東小墅起一小堂而安之有樓可以度書有圃可以植藥蓋為之兆也吾想凡天下之方劑為生民之利者不可勝言非古有聖人者廣資衆智以貽其神術于後世則其孰能與焉然則推功于炎帝氏而使天下

為醫知報本之所者良意氏之仁也今既為之所矣
吾知人知所當求而柄國之人不能不因而成之也
若夫駕荒唐謬悠之說而加之堯舜孔子道則吾固
知良意之不為也因記以贈之云

惟適園記

天地之間四時之變山川之派峙卉木之競榮雲烟
魚鳥之往來遊泳其所以悅耳目而適心志者固無
窮焉而放蕩之夫汨乎此而滋其怠荒之思枯槁之
士逃乎此而遂其長往之志皆不可以為訓也其唯
莊士時焉而游觀逸以節勞則非惟適之取而其所

以勤乃事舉乃志者亦將在于此歟肥在西州為大
藩其府城之西半里許而州官中瀨氏之墅在焉太
守源公之所賜以為燕休之地其西二里望之有山
拔乎群巒葱翠如畫者曰惟青嶂嘗擬芳野之勝以
奉藏王故亦喚為金峰山西自長谷之界北折東接
護國其間白櫻亂植春艷奪雲者曰聯花岡此其近
而可觀者也東十餘里而有山一朵芙蓉挺然乎雲
表者阿蘓山也上有神池常湧紫烟尤多奇蹟其山
高寒皓雪常在名之曰積雪嶺西十餘里而有山蒼
波中阻封疆外限而葱蒨可掬者温山也紅日將落

蛾眉掩映稱為築紫富士名之曰棲霞峰此其遠而可望者也園前有二溪大者澌澌北來石激湍咽玲玲然有音名曰漱玉溪小者東南而派上架小橋以接衡門月光初露清暉先臨名曰度月橋此其所常賞遊者也合而名之曰惟適園頃者介村上子圖來徵予記吾聞中瀨子在肥府素稱良士講武之餘亦能嚮學嘗名其勝將以託其事於文固知動而不至於蕩靜而不至於枯觀焉而有感時焉而有休則四序流易每益瞿瞿之思一張一弛莫非鞅掌之資不惟適之取而所以適其適者乃有在矣此其所以名

園歟

巨筆記

書學之興其來遠矣自籀斯邈邈以還其體日變至晉唐為盛其法傳于本朝前世搢紳士大夫多工書其殘簡斷編之存于今者寶傳募購奉為摸楷世風日渝殆失矩度塗鴉墨猪柔媚貽誚無復古人之風調近世志頭磨氏興筆體雄勁書家推為稱首志頭磨氏再傳而為狼拙氏三傳而為三令氏不墮世守學者滿門頃書一龍字其大可滿十二席間架停均端正可觀朝紳士庶咸服其能嗚呼一字徑丈古

稱爲偉今也過而倍非多年用功之勤豈能然乎其
所用筆殆如茗帚來索子記其事且銘之因歎其頭
曰燕許大手以還之錄其功也筆工亦苦於茹用意
多日始成亦可傳也銘云

藁結縛成其偉如椽

揮洒之妙坐上龍眠

小崑崙記

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而各有其能焉本無意用於人
而人各因其材而用之於是桑麻可以衣菽粟可以
食杞梓皮革可以屋而器之今夫頽然而踞屹然而

立磊然而散者石也不甚有資於人用者礧礧者
取焉煉餌者服焉其材不中器能不入藥者其狀偶
似山有米老之癖者取而孟之以寓樂山之樂嗚呼
天下無棄物在人之用之如何焉耳然則世之材資
英特之士為時嚮用固其分也至夫凡庸之資中下
之材苟有一能之可取聖人豈得而廢焉哉蜂須賀
一學氏之於假山其類此乎一學氏在阿州為世官
有人獲斯石于其州三好縣界內而寄之一學氏得
而珍之函致之都下徵予名且文之曰斯石也無鬼
琦秀溜之觀固不足文也願因此石以傳子之文于

家因名之曰小崑崙嗚呼以石之不甚足觀而欲併予文之陋而傳之天下固無物不中用焉有官材之責者苟體斯心天下其有弄人耶 戊戌之歲

石假山記

凡人之於物也不能無所好苟欲窮其華侈以耀其奇則求之既艱而得之亦役其心唯書畫之玩樹石之觀可以免於斯二者而亦可以養其心志而悅其耳目焉古之人每寄焉以自適其有故矣豫州刺史長崎使君家世武弁敷歷中外廿有餘年去歲來京師蒞職時時招予講經談古頃出一石假山示予微

之記其石高不盈尺宛然小山也樹之穉者可植而山之盎之大者可水而嶼之蓋產于城東清閑寺之後阜質黑而狀奇好事者每採以為假山此特其奇者也京師四方之會奇貨之所湊今不彼之取而乃此之取其清以律身廉以率眾而克盡其職蓋其所優為者也豈特斯石之可記已哉於是乎書 享保丁酉陽月

鄴瓦研記

研之來也久矣祖帝鴻氏固無徵焉恬之筆倫之紙著自秦漢之間則知研之起亦與之相先後而後世傳者陶其姓則研之尚陶也亦舊矣而未央銅爵特

著焉此其最古者也頃者東觀一品大王獲一甄
研長尺許而潤咫池其面而磨之上有小篆銘四言
八句右云為愛陶甄之質左云宜如即墨之封下云
予得于漳濱之深以三十九枚愛而加諸翰墨以為
博雅好古之玩云洪武辛未重九隴僊識凡三十六
字皆楷書背有建安十五年五字當中八分書字大
寸餘上有貨寶錢象下有辟邪皆隱起王寶愛特
甚令僕記之按史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曹操作銅雀
臺于鄴距今蓋垂千五百年矣不刻不泐完好以傳
于今固可珍也亦有故也今夫物之至貴者莫如

於金玉而言至無用者不過曰瓦礫焉耳而珠而至
今何也蓋方當塗氏之睥睨漢鼎也集僚佐蓄姬妾
歌於此議於此則斯物固為有用之物矣及夫時移
世異臺也圯人也散其風流豪華安在哉夫瓦也亦
與墜珥遺簪歷歷碌碌乎麋鹿狐兔之徑榛荆駭焉
卉蠹蝕焉不復知其為貴也彼轉此移沈沒乎漳河
之濱沙土之中亦幾多年哉好事者一顧之舉而寶
之琢之銘之褫襲而比之商敦周彝雖萬鎰之金照
乘之玉不官換之豈非以其制作精緻款識分明材
中文房之重器固有可貴之實乎不然物之古者何

然遠集生文集 卷之五 雜錄

獨止此而獨珍之也邪人之在世也何以異此苟有其實則雖隨衆而隱沒而久而必顯然則此研也豈唯可珍而已哉亦可以為鑒矣謹記
享保丁酉之歲臘月日

雪荷弓記

近百三十四年前有善射人曰吉田元定既老號雪荷老人能仰射飛鳥有命中之奇亦善造弓削弓材方語曰拔村故號其弓云雪荷村偶有遺者爭寶傳之至曰家藏之妖魘不敢近其七世裔元矩今宦于勢州津城世其家實傳其事世之所稱蓋亦可信也與田吉礪家藏其所造弓屬者因青木生巧予記其

由因謂之曰無之弓以巧而傳羿之射以能而聞今也雪荷氏以羿之能而兼無之巧蓋精于其技故亦能利其器古之所謂進于技者其在斯乎世之所傳固不待予之文之也
享保三年戊戌春二月

八幡行紀

寶永丁亥之夏 一品親王上都館於京極廬山寺八月十四日將詣八幡觀放生會祭儀名予從駕是日晡後 王駕輕舸自七條漕渠循流而下副船三十餘隻從焉皆懸梨灯設旗號別有厨船供酒食茶果從者凡二百許人船官自出護送沿道守令各差

名林氏文集 卷之五 雜錄

吏人奉候既蒞，王吹笛作樂，且奏且行。黃童白叟，屏匿道傍，爭先快覩者，滿路。是夜天稍陰，月色不明。王命分韻賦詩，未到淀一里許，而淀宿中派而奏樂。移時，詩成各罷。酒食須臾，而到淀。埠頭則津店皆張燈光，明如晝。到八幡山下時，已五更矣。雨至，甚徒步田疇籬落之間。始到祠下，官命主祠預為王設觀次，葺舍施幔以待。王御以觀焉。暫而舉燈二架，題巡檢使三字，而過烏帽黃衣，或穿緋袍，各奉神器，燃香明而導者數百人，從其後。其未下山者，掩映于密樹之巔，皆自南而北。既而天明，神輿三座昇，夫皆

絳幘朱衣，其挽紅綱而前者，又數人，衆簇擁而行。祠官各具刻服，伶人左右分行，鼓吹而從。奏慶雲樂，所司押之禮畢而王上山拜祠，歸而休于善法寺。寺主供罷，甚盛。午後復駕船而歸時，天霽風恬，挽夫肩百丈緣隄而上。瀨遠村近，市左右映帶，獻巧于船窓之間。鳳笙龍管迭奏，間作而到淀城。城主差吏禁橋上行人，而過舟自卧見京橋，捨舟而陸上稻荷山，從王道遙移時而歸。予久欲詣八幡，多事未果，適得扈駕，遂償夙志。王在舟中，命記行，忽遽不成，既歸而獻之云。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記類
 廣業書塾記
 勇善韶校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類

廣業書塾記

勇善韶校

人性之美稟乎天而成之則在乎人故古之聖王設
 為庠序學校教之有方率之有入以使天下之人
 乎仁義禮樂之中而得成其敵脆醇懿之材焉降及
 後世朝有國子四門之設官有祭酒司業之任外而
 于州于縣亦皆有學其私置者有書院以師及相誦

習有社學以鄉黨相訓誘其所以倡率而課督之者
固纖悉而明備然其成人之材也多不古若焉豈所
以教之與古異耶將氣運之致然耶蓋古之時上躬
其德以為天下之標準教之以養老敬長慈幼之道
所謂禮樂射御六者亦將以美其身而資乎世用則
不徒學也故雖時有治否世有醇醜而遺風餘澤久
而不渝此其所以成美俗而多良士也後世學制之
備莫備乎唐養之于學而舉之于科然其所業者帖
括焉耳矣詞賦焉耳矣試其應務之方則唯有策既
而知其不足以為教變之以為經義論策則自宋而

後莫之改也夫經者聖人之遺言也為文將以明經
應務也則後之學制亦非不得其方也然風化之美
不能儕古豈徒為文具觀美之物而無精意之寓於
其間邪在後世則亦不能棄之而別有所為焉然則
苟實用其心以身率之亦不可以裨風化而成美俗
也哉筑州鞍手縣有多賀神祠祠官大炊頭物部敏
文慤而好學寶永中嘗就社側創塾名曰廣業立規
制供廩膳倡邑子弟嚮學事稍就緒慮其久而廢墜
也將託之文徵記于予頻見催迫因道古今學制之
所以變以還之且告之曰世之奉神者大率郵周公

仲尼之道以謂吾國自有別所以為道者而不假異邦之道噫周公仲尼之道乃天地之道也非周公仲尼之所創為也故其文質損益之變雖或有不同而敦典庸禮之大行之四方而莫之違也物君世襲大祝奉禮之職而亦能知嚮周公仲尼之道其有知之乎昔享保三年戊戌之歲鵬月


渡邊翁愛梅記

予嘗聞俗之福山有良士渡邊氏名勝素嗜學而未相識也世宦事其府贊畫多年既老寓于東武福山廨舍平素危坐一室不肯與人接斟酒詠倭歌以寓

樂軒前有一古梅殊可愛每倘佯乎其下以自遣儼一遺世高人也且信依予先人之道研索遺書久致尊慕之意屬同寮之士後藤丈東歸之次傳其囑俾予記夫梅焉曰翁之子名登夙有至性色養弗違斯梅之榮人以為孝感之所致嗟乎予未識翁之面而造翁之廬則何由觀夫梅而託諸文然翁亦不及識予先人而追慕其道遂及予之文且予弟長英嘗與翁厚同寮之契則亦何弗記夫梅以答其意耶他日儻訪翁于官廨之中接談橋梓對飲乎梅花之下與討論先旨因觀夫梅而為記亦未為晚也為叙其由

以贈之云 享保己酉秋日

廣南貢象記

享保十四年己酉四月廿六日廣南所獻象入京師
初海南諸國多貢異物木則荔枝龍眼畜則錦雞鴿
鵠鸚哥駝蹄鷄前後繼至丁未年真臘國王陸佛嬌
花船致象  等請回易不納而還去年西鄙報云
六月十三日廣南船頭郭大威舟載象雌雄各一隻
雄者七歲長一丈餘高七八尺鼻長過四尺雌者五
歲俱純灰色日給芻料六百斤食芭且葛葉篠莖菜
等亦嗜饅頭象奴二名一曰潭數一曰潭綿俱廣南

人通事二名一漳人李錫明一廣人陳阿卯都下哄
傳人為快觀之想官裁許否尚未可測也今茲又云
雌者斃于崎三月十三日崎人傳控御之術為象奴
手鉤竿韮毛席而跨其頸擁衛者十三人由山陽道
陸路而上所在公私城邑整頓橋道支度芻料四月
廿五日遂至伏見鎮厥明入京觀者傾市填咽衢路
先是官司戒街市停車馬屏犬貓防致象之怒駭予
拉子弟往建仁寺南森下宅宅而觀焉時有犬逸而
走衆爭繫之遂失於人叢中京極北淨華院作象厰
駐之人亦有就觀者越廿八日入 關廷備 御覽

能作拜跪之狀百僚觀瞻又入上皇宮明日發京東赴聞五月廿五日著江戶養之濱御殿云嗚呼象之為物其體脹痿如皮袋包物四脚如楹運動不便必有一彎長鼻伸縮自由左右掉轉其端有爪以挾物以剔其牙以抓其痒一軀之用專役乎鼻天之賦物何其纖悉無缺也欲問其故則將何為因思其色灰毛稀細尾鉅牙蓋猪豕之屬而唯鼻為異字從鼻省從豕古人制字固不苟也昔享保己酉中元日

新修宅記

予家于京既四世矣歲癸丑宅燬于災先人草草經

營五十七年于茲雖時修葺傾圮腐朽每煩整頓且塾子肄業恒患湫隘久圖改造向買南隣隙宇為客房今茲門生三數輩謀徹舊屋新構局面合兩為一方一步者百六十四面南榜曰古義可鋪十筵外十筵西南磬折而設以為講書之所左有二室以款賓西南廳事四筵當堂而南列三室為塾上有樓設筵可三十鋪二室之東有隙地環堵者二置石孟以供盥其東為愷愷齋其東南有厨有內寢堂塾之間有廊可以達厨東北隅作祠堂一龕祀二世凡為楹百四十五書庫仍舊貫起工于三月十三日而斷

手于六月廿八日用工九千三百四十九嗚呼昔先
人食淡攻苦志唯存識斯道恒言因先世遺澤以得
庇風雨亦足矣奚求高明一室以度文史恬如也何
意積德百年流芳彌遠遇昭代之熙隆致斯文興
盛貴戚搢紳之家義故信從之儔捐俸分資土木之
功不日告成禮君子造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後今
茲修宅先營祠堂豈敢禮士乎亦報其本也

享保己酉

環翠樓記

歲丁未予遊攝攝與河壤相接其屬縣若江邑人三
數輩訪予于旅寓皆未相識而先聞先人之道信之

最薦既而迎予到邑則土沃俗厯街衢整齊屋宇鱗
比行數百武而有樓面東南引予而升焉青山一脈
自高安南走至當麻金剛綿亘幾百里而不斷擁衛
攢簇近相接乎几席之間予與二三子相與攬光景
慨今古觴於斯謂於斯於是乎緡先人之遺書繹先
人之遺旨則目擊道存猶舊相識也既歸而請名其
樓因命之以環翠又丐記焉嗚呼自洪荒以來有斯
土有斯人有斯山水不識誰樂先王之道於斯以終
其身請記之以託後世志學之始若夫風物之勝亭
館之趣則有所不暇載矣主人姓石田亦讀書人也

享保庚戌
歲長至日

丹州延年池記

丹州多紀縣有邑曰德永中澤氏居焉中澤氏名近
 憲夙有至性善致孝養定省無闕者有年嘗知嚮學
 授子念書儉而愛入正德中歲荐饑佃戶告匱近憲
 為募窮毗使壯者傍田鑿池封而瀦之酬之以粟稚
 者樹之予之以鏹彫黎庶至存活甚衆遂名池曰延
 年其地直波賀尾山之東辰山帶林近接蕭寺旁連
 聚落東北有大路為丹攝之通道池袤不盈二十步
 中有嶼蓮芰生焉魚鼈游焉景勝之可紀者大略如

此近憲為西教際上人所識上人屬予以記曰斯池
 也不唯游觀之適泉石之娛時洩蓄以備旱潦其惠
 豈止救一時澤之後世亦將無窮盍叙其由以告世
 之富而不知救人者因書以還之云 享保庚子五月

勢州射和家城氏端研記

夫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其所資之具也
 今夫筆研之為物為文房之利器也久矣玩物喪志
 雖從古所戒而寓意于此則亦豈不可以善其事也
 哉家城氏世貫勢州之射和以賢雄于鄉里嘗有人
 傳以予先人遺書藏于本州神宮書庫蓋其信道之

篤將以託諸不朽其志亦可美也嗣而投刺來訪則
訢訢如書生也去平居誦先人之遺言以自樂焉屬
者致一端研巧名且記之其研紫潤光澤奇模天成
固亦偉矣然研之良者天下豈無出其右者而必煩
為之文哉予特嘉其尚古象賢之餘寓意于文房之
具非世之競紛華崇侈麗徒置無用之物者比因命
以世澤且告之曰先人常有言聖人之道至於孝乎
親弟乎兄而止無外此而別有可為道者也子苟能
勤于而家睦于而族以毋負而所誦之言則澤之貽
後昆者亦將與此石永世不朽焉豈特寓意于物而

已哉

享保五年夏五月日

丹州大島氏所藏插花笏記

辛丑之春予遊丹之和田邑中相識日夕過從論古
道討簡編時時倘佯于奇山名水之間以自娛焉大
島氏宗富携一插花竹笏云此產于州之岩屋織田
內府總見公之孫貞置拾遺之所製時年八十八予
在京師每聞其親眷說拾遺出於貴冑夙稟直節好
畫嗜茗素有雅致不意窮山邃谷中得觀其手澤吾
將歸都而語之也

參州幡頭縣管公廟記

參州幡頭縣西尾藩府之設也久矣建長中徙四位上上總介吉良長氏之所蒞長氏文雅好和歌管内建祠祭丞相管公其後守土之官世加崇修慶長中縫殿助本多君康俊之來鎮也始構正殿元和中下總守本多君俊次置神影慶安中兵部少輔井伊君直之重修延寶三年兵庫頭土井君利長始置祠田若干元祿十七年其子式部君利忠加附邑且修祭器廟舊東向至享保三年戊戌改宅南面至五年四月竣功正殿拜亭華表繚垣一時改觀輪奐其美屬者主神小笠原次之及其子親信具其由請云廟辰

山而帶海茶臼八面之山聳乎東堀内瑞境之勝直臨乎西直北而信之駒阜可望也西南而舟楫之往來者可數也尾勢諸州沿海諸山隱隱可玩也願記其由以傳後祀嗚呼管公之靈昭乎宇宙社稷之寄世不失其守而典司宗祏者亦能其職裡祀惟謹脩葺以時則固不待吾文而傳也姑書其先後崇奉之由以還之云 享保六年辛丑五月

遊竹生嶼記

嶼之在湖中者三其在東者二而沖嶼在南多景嶼在北其最遠且奇者曰竹生嶼在北而偏東距大津

舟行可十六里嘗記二十年前從先人泛湖時天宇澄霽北望見青糲糊裏隱隱有如擡一笠者輿人云彼竹生嶼欲往從之杳不可攀聞以其險遠也而人多不到唯道民之禮大士者必往焉自古韻人勝流之迹其地者但徵壽永中平經正月夜祠下彈琵琶一事耳語都人促遊多畏風濤而不肯近者江西有二學子居今津者曰希誠姓今津氏居南市者曰貞平姓安原氏俱屬高島縣屢憇思予以江右之勝世務羈絆未獲夙志是年八月希誠為走一力來迎意甚摯遂偕弟長準携重經姓木村氏維則姓賀來氏

二生取途白川山中越滋賀過苗鹿經真野堅田等村沿湖而北時秋潦初退香稻蔽野共跋涉于亂草沮洳之間而行當東而見一童山者沖嶼也休于白鬚祠下而遂次于南市至明而造希誠宅則忽見一座假山直前如盆中物環竒蒼翠宛在水中央則竹生嶼也視之甚近相距可十餘町主人云有三里程訂朋將舟而至則如小兒之看戲場且喜且怖翌十二日朝食畢二子拉予及三生自門首放舟而往本邑隸賀府采地主人世受其職名掌邑事家多糧舩湖舩大者可長六七丈次者尚四五丈駕其次者而

進是日天霽風恬一碧萬頃如掌平東面一帶諸峯
淡粧濃抹倚疊乎湖嵐島霧之上者不可復辨其稍
高處逗一點白以遠鏡窺之乃彥根城也問其程云
五里而遠膽吹之峯當良位挺然拔乎羣山之中早
埒大埒圓尾管浦諸山近而相接聯絡拱揖西走以
至貝津則違今津為近南則六家嘴突於湖湄數町
又曰舟木嘴西南諸峯遠近相疊縹緲之間見三上
山翠最濃一望十里無復寸土當東南有物如馬鬣
浮水上者多景嶼也此舟中之所見也午際舟抵嶼
四面削成如屏無孺可緣其高數十仞茂樹滿山巖

蒼蔽日唯聞衆鳥啾啾聲耳南巖之間有灣可入舟
遂登焉有磴數十級上有僧房九間無復人宇皆鑿
崖架屋下臨無地觀者神悸脚酸茶于華王院去遊
吉祥院暫而上大士堂尊者云此豐大閣伏見城廳
事穿步廊而造天女祠去大閣饗明使游擊沉維敬
亭子也皆盡輪奐之美寺僧振古寶而示之多奇物
東南而下臨水有華表奇石錯立險不可近登覽既
畢將探湖北之勝榜人告以風不便遂舣于舟中回
棹而南面面皆巖殊形怪狀亦倍前所見有平石冠
于聲確之上如笠者曰笠巖有欲墮之狀有屏風巖

有材木巖皆如其名岩下有邃穴可樞而入大抵嶼負陰而抱陽周回一里餘其奇東南為多行數町而東有小嶼皆石也峭拔有画意並大嶼而立高可十丈餘周稱之相距四五十步往時水淺可褰裳而通近者湖水常長不舟不能上有幽奇異草生焉巔有小祠祭羅刹土人云大嶼浮游不根著小嶼維為之柱春間設祭必纜接之亦託奇也暫維舟其下鄉導者緣崖剔石葦風蘭而來跳入于船捷若猿猴時暝色將收自兩嶼之間東過北折而西逆風舟伛而不安既而月漸明爽氣逼人為風所驅過今津而南里

許遂北轉而歸則已二更矣時享保六年辛丑也

涵虛亭記

環京城而山水之勝者多矣而廣澤之名聞于天下然陸無隆樓巍榭之觀水無彩舫畫舸之泛卉無紅花翠柳之植宸山而帶湖菱荇撩亂蓮芰爭茂鳧鷖舂鋤之屬啁喋飛鳴于其間可以邀月可以觀雪距城不甚遠而頓有江湖之想韻人勝士之所誇說而不措此其所以名于天下乎昔者俯樓之間賦黍離者寓懷於斯抱趙孤者避世於斯固其宜也予自莪山而歸每藉豐草蔭茂樾裊徊徙倚乎其側不忍遽

去時望其東北隅一叢脩林中有人宇意為幽人之
 所棲遲欲往從之道阻且修屬者蘭畹氏拉予及一
 二子弟讌于野則向所望而未至者也園倚山而敞
 有事趣而不至侈儉而足款賓攬衆竒而占之于一
 方固稱其地之勝蘭畹氏占籍京師者數世矣其置
 墅也不於繁鬧華麗之區而必於遐曠寥閒之地乎
 是擇其先之所以貽厥孫謀者固可謂遠而蘭畹氏
 欲記其亭而傳之亦可謂克繩祖武矣及其求名也
 取孟襄陽所謂涵虛混大清扁曰涵虛亭以為之記
 享保八年癸卯十月日

小餘綾石記

備州刺史青山侯鎮駿府之二年觀於海獲一怪石
 拳而鉅其質黎其狀肖尊疊儼有底盖之象其縫有
 一條白理縈之如約焉侯取和歌故事命曰小餘綾
 其府之士有嘗在輦下識予者圖來徵記夫石之為
 物頑而固不如甘脆之適口嘉卉之悅目如不甚見
 取於人者而人因其材而用之為梁為礎為甃砌為
 磬為錯為研為鍼而其瑰詭峭秀可以掛于庭除而
 寓目者亦以為假山今斯石也非此數者之材而屏
 棄窮海之濱混處乎矻矻碌碌之中則天工之妙孰

復識之不意遇侯之一顧忽去斥鹵之場而登尊俎
之間承以盤盂藉以軟沙授之美號寵之詞頌豈非
幸乎蓋不唯其材之奇異能來人之求而遇侯之於
事克勤小物之所致豈亦非命乎嗚呼士處乎蓬華
之中飭細行修小節欲自託於鄉閭之間且不可得
一旦遭明良際會之辰攀鱗附翼各効其能名垂竹
帛功著旂常何以異焉為下之道無求以換命為上
之道必求之以器其能侯之於斯石也交得之美請
記之以告其府之士識予者云 享保九年甲辰九月

講學堂記

聖人之於民也其猶圃師之於樹乎相其陰陽察其
土宜區而種之灌溉之培植之而後枝幹暢焉花實
成焉其材中用而有資乎人人之為道也徒任其飽
煖而不有以教之則以物之靈而或不之若者多矣
所以三代以還聖帝明王設為黨庠術序以造天下
之材引至後世州府郡縣莫不有學及書院義塾之
建皆以倡明斯道為務 本朝之制內有大學之寮
有獎學勸學之院外則諸國置博士有員教之以大
經中經小經者猶唐之舊也廢已久矣方 今治具
畢張絃誦且盛惟與僻在東表距邦圻最遠在內鶴

岡有志之士數輩敦尚古聖人之道共構一宇為肄業之所岡由元昌氏嘗及先人之門遠哉書見屬之記夫聖人之仁天下也豈唯昭明邦圻千里之內而止哉將以推之小大之邦環海之外亦沐其餘化也豈唯陶冶一世而止哉將以傳之後葉引及千萬世之遠亦皆蒙其遺風也今元昌氏居極遠之地而尊往聖之道私為義塾以道邑子弟亦聖人之意也吾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既知弘道矣道之自是而弘人各成其德達其材以有資乎斯人予日望之矣是為講學堂記 享保九年甲辰秋七月其創製其

日涉園記

昔者泉明氏方典午之季耻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遽解印綬歸田園日涉以成趣千載之下尚挹其高風傳其遺響著之詩詠託諸丹青嘖嘖而不已豈徒然哉其趣與地稱也城西龍安僧舍之側猪飼氏之墅在焉顏其宇以董玄宰避塵深處四大字橫扁唐工所鏤最可珍也其地依山而枕村其實可以遊焉其高可以眺焉隄有壽藤水有菡萏輪鞅絕迹禽鳥曷驚牧豎時過樹林爭茂敞乎其延賓之館淙乎其煮茶之泉不與市朝接壤宜為肥遯者之所宅猪

飼氏名長芳夙知嚮學敦詩書訥訥如也嘗招予輩
醺于墅屬者來求名且文之云其先人之所置曰取
泉明之語命之曰日涉園猪飼氏世家于輦下繁會
之區而春秋方富家道方殷今此園也蕭散寥閔雖
未必讓泉明之居而亭榭之設器備之合則泉明之
居未必有之吾恐有如斯之境而不會如斯之趣為
叙其所見者以勸其日涉以成趣云 甲辰五月

木鐘窩記

人心有所思則矢之於口矢之於口於是乎踈令出
焉辭命著焉是非判焉教戒立焉言其可廢乎然內

有其實而後可以言哉當其可而後可以言方古之
時言論未詳而事實先著口之所言乃身之所行也
及至輓近文繁節縟華藻是務實乃病焉聽其言則
周孔之言也觀其所行則鹵莽焉耳滅裂焉耳自言
之而躬蹈之者往往而有故有言顧行之戒有言過
行能言其可往尚哉且古也是是非非正言無諱及
其衰也詭隨成俗直言不聞轉喉觸諱動招危機故
有遜言之教有默容之說言其可妄哉緒方老人
吾先妣之同祖兄也夙蜚英聲久宦南服老而休于
都下市宅一區環植花卉以文史自娛名其窩曰木

鐘屬予為記夫鐘之為物其德善鳴大擊則大應小擊則小應其用也大矣今木其質豈能鳴乎將何所見其德哉老人之以此自號不知其意如何豈矯世君子言浮其行而欲以訥自處耶將懲夫危言之招禍而欲以默自容耶若遇知音之叩之者欲木其質可得乎吾知老人之有待也是為木鐘窩記

享保七年壬寅

春三
月日

松研記

有人道山陽而來者必誇曾禰松之奇其偃蹇擎攬可蔭數十畝蓋千年古物也意每欲往觀而未果向

有青衿之士踵門通謁者問其名居則田中榮許家于播音曾禰焉問其家則因樹而屋焉問其樹則狀與年猶夫人之言也問其誰所植則云昔者延喜中丞相管公貶于大宰路出于此蓋其所手栽後人慕其遺德勿剪勿伐必恭敬止故如此其壽且蔓衍也遂攝行祠尸祝而俎豆之以祀公焉榮許寓學都下有年矣質慤而才茂既還而書來副以一木硯則云此夫松也予族叔天祐翁曾與祠官式部少輔管孝繼及邑耆老謀永其事翁素有巧思乃收其枯斂斲黃結束摸狀啟

良應親王請朝紳詩頌 王薨其

事中寢又獲拈拊于拜亭藻井上則天正中被兵燹
 且風折之所餘亦其旁枝也質膩如水沉牢比石因
 雕成研旁刻介蟲象因源亞相通躬卿再申前請亞
 相奏進上皇宮皇情悅豫大被賞異內夫人
 傳宣命王公已下當時名卿製和詞凡二十首以
 文飾其事裝為一卷正德五年二月納之本祠又以
 餘材造此研願記其由為寄一冊檢之則先輩叙錄
 已詳固不瑛贅加以冗懶久稽其諾近又促而不實
 曰翁齒且即日待文成因叙其事以還之云
昔享保十年
乙巳春三月

馬蝗絆茶甌記

器之尚古也何諸其多閱歲月免乎水火之難逃乎
 碎裂之厄完全以傳久斯可尚已况其精細巧緻經
 古人鑒賞載名流款識其益可珍哉昔安元初平內
 府重盛公捨金抗州育王現住佛照酬以器物數品
 中有青窰茶甌一事翠光莹徹世所希見唐陸龜蒙
 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或云錢氏
 有國時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豈其是乎
 相傳謂之砧手慈照院源相國義政公得之最其所
 珍賞底有壘一脉相國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
 以他甌明人遣匠以鐵釘六鈐束之絆如馬蝗還覺

有_レ趣仍_レ踞_レ馬蝗_レ絆_レ茶_レ甌_レ相國賜_レ之其侍臣宗臨享保
丁未之歲予得_レ觀_レ之于宗臨九世孫玄懷之家予固
非博古者然其華雅精緻宜其為前世將相所尚也
嗚呼傳_レ之自其祖先賜_レ之自其祖之君得_レ之自平內
府以到_レ于今則已五百六十餘年自慈照公到_レ今亦
已向_レ三百年可謂善傳矣豈止其器之精巧與經名
公鑒賞而已哉非家道脩官業成世不失其守曷能
寶傳至斯乎其所以欲_レ永_レ祖澤而裕_レ後昆者不可以
不記及其請_レ文也奚亦_レ辭焉 享保丁未年正月

明遠樓記

享保庚戌土岐侯自理官來尹攝之府越明年政修
務簡乃遣行人京師招予咨詢古道予素不執謁矣
及先人之門者嘗宜于侯之府因夙知侯之賢能好
學禮士不敢辭而敢見焉遂偕二三同舍生而往則
新構亭館具膳羞率古者賢諸侯遇士之禮而益殷
日覃討經史評隲人物將以其得乎見聞者而錯諸
事業則豈徒哉則予不揣固陋亦不敢辭而敢承命
焉暇則有司引予窺其廡圃樹石成行演武有塲有
樓憑高而矗焉登而望則萬井旁午蜂脾鱗次粲然
乎目中者古昔先王勤恤民隱之遺也而蒙衝巨艦

之往來上下乎浩渺之間者與破而泊洲嶼者皆可
 數也有司告予曰此先豫州侯嘗尹府時所創甲辰
 之年幸免於燬乃傳侯之命俾予名且記嗚呼侯克
 紹先勲來殿斯土鎮撫之暇兼講文事其志之美既
 不可不傳而其意之摯亦不可虛則亦不敢辭而名
 曰明遠取諸夫子告子張之言也既以志所見之實
 而庶幾顧名思義則不蔽於近之用其益豈止登臨
 游觀之娛已哉是為記

並河翁園亭記

世之置園莊者必依山山水之區與城市隔欲往則必

飾厨盒拉賓朋既不免營辦之勞或阻于事務妨于
 雨雪亦不得屢造况身有官繫不遑啟屐者役心殫
 財之場徒為園客畦丁之有所謂終身不曾到惟展畫
 圖看者固不虛矣今茲新正訪並河翁新宅于粟田
 門臨大踏而車馬之聲不至升其堂崇山修林泓天
 碧接野綠塙廟之參差廬井之駢羅凡東北偉觀來
 于几席之間者豁如也則翁之所恒處而幹乃公事
 之處也厨盒不運而食於斯賓朋不邀而萃於斯不
 移履而有日涉之趣不掛冠而有偃息之適此人之
 所欲得而不能而翁兼得之予與翁相識四十有餘

年三徙宅每徙而益勝將告歸翁俾子記因叙其所
見并以詩云家依華頂住門向竹園開迴野韶光遍
諸峯積翠來祗須憑淨几不用起層臺舊識唯君在
中車那待催享保癸丑上巳日

觀瀾亭記

晚山子菽之世家也嘗於其府城南瀕海置墅有亭
曰觀瀾圖來徵記者有季矣因記曰古稱風土之美
曰人傑地靈然不覩其山川諳其物宜則地不可得
而知其靈不接其儀矩承其警效則人不可得而識
其傑菽之距中土殆千里非倩輿馬託舟楫則不得

遽造而晚山子夙釐國務先有司躬鞅掌亦不得優
游上國與文儒輩周旋譚議則所謂傑而靈者何所
由而見而能得記之耶按圖其地前臨大溪而抱負
皆山也北有道可以通府城人跡絡繹乎往來南則
浴日彌天之蕩島嶼散焉舳艫接焉鍾衆美乎一亭
收萬象乎雙明雖未迹其境而其地之靈可想也晚
山子嘗遣其邑子就予學神交乎簡牘之間者有年
矣因熟其為人宦暇講文恒以墳素自娛至老弗輟
則雖未相面而其人之傑亦可尚也它日得聞道山
陽航西州坐于亭上償嘗所欲見未晚也曰為之記

含翠堂記

昔者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治，夫子告之曰：割雞焉，用牛刀。及子游再舉，嘗所聞之語，乃實前言之戲。蓋治有大小，而所以鼓舞陶鑄化民成俗，莫先於禮樂。平埜攝之屬邑也，鄉人素嚮學，舊族數家，或造京肆業，或館穀師儒，以問道。土橋友直，其鄉有志之士也，嘗與舊族數家謀置社學，既而井上氏有隙宇，定以為講習之所，時時會集，言志將以化邑人。二子皆邑之著姓也，其地有古松一株，偃蹇蔭堂，名曰含翠。

又將置學田，以期永年。予丁未歲，嘗應友直族人宗信之招，而往得遊于其堂，濡滯數日，鷄黍茶菓日譚古道，惇惇如也。乃請記其事，以貽後葉，使無湮替。嗚呼！今之詩書，乃古之禮樂也。子游因夫子之言，絃誦武城。今土橋氏聞夫子之道，于千歲之後，將以詩書迪其邑人，則其志固美矣。唐李德裕東都置平泉莊，自記曰：嚮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要其所志，不過欲傳園亭之美于後世耳。土橋氏之志，則不然，欲使講學之區永存不替，乃所以圖人受為善之益，久而不已。既謀置田，又欲託

之文凡誦周孔之道者亦豈可不稱述其美以風聲
一方也哉因為之記時事保十七年歲次壬子冬十月

清音亭記

予也家于京師繁會之區比居稠密垣圍簷低冠蓋
之所交輪蹄之所過日常汨汨焉紅塵之間欲據高
明而占爽塏挹山水之清竒無術得致而絲竹非其
所好也偶讀左太冲招隱詩有云山水有清音何必
絲與竹乃欣然有愜于懷因謂他日有力卜佳山水
境買墅一區構屋數椽揭其楹曰清音面峩峩俯洋
洋倘佯諷誦亦足以償吾夙志奈何歲月侵尋未果

其志嚮者原田生來自豐富于予塾道其居止大駭
曰宅後有亭青山峙乎前而可仰止長川流乎下而
可游目退食之暇游焉息焉以自適願佳名且記予
乃署清音二字曰世之肆情丘壑者恒在高蹈之士
而翔仕途者必困於簿領之紛沓制於城府之巖峻
不得如志予也躬無官繫之可拘而不得遂山水之
懷予也家世食祿勤渠乃職而不待登涉之勞坐得
超然之樂相遇之幸不幸有如此者夫予雖預倫是
名而無日於用是名今予好古學信予先人如信古
之人則以名予之亭即以名予之亭也胡為虛設因

為之書云 享保歲在甲寅孟夏

致齋記

勢之薦野有一善士仕本鎮姓曰龍崎崇慕吾先人之道有素矣近年竿牘往來不予鄙棄屢扣予以有異聞乎而未嘗相面每蒙致欣慕之意向者請名其齋因命曰致又見微其說為告之曰從古聖賢之書言致者多矣曰致道曰致遠曰致曲致者何謂也先儒訓曰推極也蓋自近至遠自一步而至百步駸駸乎以至千萬里之遐此致之謂也予之於子素無半面之識則造詣之淺深固不得而知也然雖使學既

至其所造自此以上豈無可進之地哉然則凡其所既聞而益尊其所聞且其所既知而益行其所知則為聖為賢亦孰禦焉子以為如何請以為致齋說辛丑九月

記生田氏扇事

向得桂川子書云予友生田雄世宦于戶田隅州侯家素被恩眷寶永康寅初夏舉一子甫七日故大炊侯遣其弟賜金且副以貼金扇二柄自書和歌以寵之未幾燬于丁酉之災焉雄素服于先人之道業請予運筆永其事于後葉曰名子曰扇榮賜也字曰純助嗚呼予未識生田丈因桂川子而知生田丈生田

丈未識予曰予先人而知予且榮君賜而欲傳其事
于後嗣吾知能純其節而不自負其名遂為之說之

乙巳九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六

